

13

2013

年

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

王必胜 ◎主编



王蒙

李国文

赵园

张炜

李洁非

南帆

筱敏

祝勇

梁衡

刘再复

韩少功

王安忆

周晓枫

蒋蓝

张元

赵荔红

2013^年

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

王必胜 ◎主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/ 王必胜主编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500-0826-7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9956号

2013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

王必胜 主编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胡青松
书籍装帧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16 印张 22.25
版 次	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0826-7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3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| 李国文 文人的长短
- 11 | 梁 衡 文章大家毛泽东
- 24 | 王 蒙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
- 29 | 罗瑾瑜 德国杂感
- 37 | 从维熙 仰望思想者
- 45 | 赵 园 关于“老年”的笔记
- 53 | 刘再复 莫言了不起之种种
- 59 | 杨文丰 雾霾批判书
- 72 | 张 炜 午夜来獾
- 82 | 王 龙 “最是文人不自由”

- 97 | 李洁非 口 号
- 127 | 钱满素 选举的别样功能
- 137 | 李美皆 莎菲也会老的
- 149 | 南 帆 乒乓江湖
- 162 | 筱 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
- 168 | 祝 勇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
- 188 | 王安忆 蝉 蜕
- 195 | 韩少功 随笔二则
- 199 | 汤世杰 光禄古镇的如银秋夜

- 215 | 周晓枫 盛 年
- 227 | 林那北 宣传队
- 285 | 蒋 蓝 银鱼在蜕变中阅世
- 299 | 恢 嘉 六十而惑
- 315 | 张 元 光影之眼
- 328 | 戴 睿 爱尔兰：文学与记忆
- 337 | 赵荔红 笼罩在七层纱下的莎乐美

文人的长短

李国文

唐贞元十八年五月（公元802年），时值初夏，风光明媚，初露头角的韩愈，作华山游。那年，他三十五岁，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，何况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，情致当然很好。虽然四门博士，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，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，属较低职位，不为人待见。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“一级作家”字样，会有人因此将他，或她，当作一盘菜吗？不过，京师官员的身份，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，也算讨到一个正果。做一名公务员，古今类同，在有保障这点上，总是值得欣慰的事。

他从唐贞元二年（公元786年）来到京师应试。此乃全国通考，要比当下高考难上十倍，他用六年工夫，一连考了三次，都以名落孙山告终。直到唐贞元八年（公元792年）第四次应试，老天保佑，得中进士。随后，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，中了进士，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，还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。只有成为公务员，方可留京或外放。唐代的科举，一方面要有学问，一方面要靠关系，且后者甚于前者。韩愈是个弱势考生，一无门第背景，二无要人荐举，不过他性格倔强，相信自己本事，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，三次扑空。不认输的韩愈，接着上书宰相，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，足堪大用，求

其擢拔，不知是宰相太忙，还是信未送达，写了三次信，都石沉大海。看来命也运也，难以强求。

正好，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，需要人手，他投奔而去，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。后来，董晋病故，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，不久，张建封也病故了，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，也干不成，只好回到洛阳赋闲。总而言之，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，他有一首《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》的诗，其中一句“倏忽十六年，终朝苦寒饥”，读来十分辛酸。不过，文学讲夸张，诗歌讲比兴，难免浮泛的成分，可信，也不能全信，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，确是事实。所以，韩愈一生，怕穷是出了名的，一篇《送穷文》，大谈穷鬼之道。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，“韩退之不善处穷，哀号之语，见于文字。”还奇怪他：“退之不忍须臾之穷。”韩愈发达以后，很会捞钱，渐渐富有，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，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：“一字之价，犂金如山。”稿酬之高，骇人听闻，但有了钱的他，为人为文，仍哭穷不止。

现已查不到他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位置的，但可查到“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，请愈为博士”（见《年谱》）这样一条花边新闻。看来，他有群众，还有舆论支持，说明他颇具能量，挺能折腾。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，聚集紫禁城下，伏阙示威，要挟最高行政当局，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，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。学运从来是领导人头疼的事，也许因此，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。这说明十六年他漂在长安，混得不错。穷归穷，诗归诗，苦归苦，文归文，声望日高，人气颇盛，否则，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铁杆粉丝。

一个有才华的文人，不使劲折腾是出不了头的，韩愈一生，证明了这条真理。话说回来，你没有什么才华，或者，有点子才华也不大，还是不宜大折腾，因为要折腾出笑话来的。同样，你确有才华，确有本事，你要不折腾，对不起，你就窝囊一辈子吧！在整部文学史中，所谓的文坛或文学界，无论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总是一块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充满矛盾和进行斗争的地盘。凡既得利

益者，因为害怕失去，无不保守求稳，循规蹈矩；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，不让他们出头；凡未得利益者，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无不剑走偏锋，创新出奇，想尽办法，使出吃奶的劲，踢开挡道者，搬开绊脚石。看来韩愈成功的“葵花宝典”，奥秘就在与他始终以先锋、新潮、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。

应该说，要想在文坛立定脚跟并发扬光大，第一领先，走前一步，第二创新，与人不同，第三折腾，敢想敢干，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。哪怕用膝盖思索，用脚后跟思索，也该明白，沿续前人的衣钵，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；跳出前人的老路，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。一个人，即使对亲生父母，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，何况有头脑，有思想，有天赋的文人呢？所以，一个青年作家，若总唯唯诺诺于文学大师，点头哈腰于资深前辈，鞠躬如仪于理论权威，烧香拜佛于文学官员，绝对不会有出息的。不敢说NO，不敢逆反，跟着一帮文学木乃伊走下去，结果成一具文学僵尸，那是必然死定了的事情。

在韩愈之前，有一个叫陈子昂，字伯玉的人，在中央政府任职，颇受武则天赏识，授麟台正字（相当于国务秘书）。因他见解睿智，能力出色，敢出奇牌，行为独特，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，关过他又放了他，曾擢至右拾遗，官四品地高抬重用，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，将他抛弃。最终，诗人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构陷，殒毙狱中。死时只四十多岁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当初，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，这个慷慨任侠，风流倜傥的文人，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，时代的，风头的，逆反的，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。长安很大，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，没有公交，而且夜禁，天一黑，就实行戒严，这一伙潮人，吃喝睡住，成天厮混在他身边。陈子昂不甚有钱，但敢花钱，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，经常邀朋聚友，高谈阔论，文学派对，座无虚席，或评弹文坛，或刻薄权威，或笑话同行，或索性骂娘。因为，初唐文人仍旧宗奉“梁陈宫掖之风”，骈文统治文坛，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，以宫廷诗人的身份，所写的轻靡藻丽的诗篇，竟成为时人竞相仿效的“上官体”，流行一时。让陈子昂相

当恼火，什么东西，老爷子这种“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”的玩艺，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？于是，他和他的文友，酒酣耳热之余，拍案乱喷狂言，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，表示不敬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有一次，到幽州出差，登蓟北台，朔风呼啸，山海苍茫，天高地阔，心胸豁朗，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，河洛平原，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，大场面。他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，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，空洞无物，精神萎靡，情志衰颓的文字；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，骈偶浮艳，华而不实，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；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悖的文学状况，随即得出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，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”的结论。在这样的大时代里，读不到震撼灵魂，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，真是好不爽，好不爽啊！于是，脱口而出，写下这四句名诗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，解释者也其说不一，其实，陈的这首吊古伤今的《登幽州台》，并无悲天悯人之意，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入绝境的忧虑。有人说他呼唤时代，呼唤英雄，这就是绝对的扯淡了。从李世民到武则天，皆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，二人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，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么？这四句诗，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，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，从此揭开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。

韩愈有一首《荐士》诗，其中一句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”，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。从陈子昂到韩愈，约一百年间，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，络绎不绝。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，他的《滕王阁序》，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，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，他也认为唐代文风，没有什么起色，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”，让他感到沮丧。同期还有萧颖士，李华，颜真卿，元结诸人，用散文写作，推动改革。但改骈为散的努力，一直未成气候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文学老爷的厉害，就在于他要掐死你，易如反掌；你要推动他，比撼山还难。上官婉儿的祖父，除了武后能收拾他，一帮文学小青年徒奈他何？直到韩愈打出复古旗帜，加之柳宗元，刘禹锡，白居易，元稹，李

翱，皇甫湜等志同道合，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。

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，但若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，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文学的发展，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，它俩是命运共同体，两者有时吻合一点，有时疏离一点，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。时代变了，文学也得变，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运动，取白话文，去文言文，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，竟比民国后剪掉清朝辫子，更让国人震动，这也是时代变了，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；同样的道理，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，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，不成器，痛斥那些文学瘪三，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，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，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地大放厥词，话也许不甚中听，但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，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，热忱之心，情急之意，是应该得到理解的。

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，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（公元768年），逝于唐穆宗长庆四年（公元824年），享年五十七岁。字退之，邓州南阳人，后迁孟津（河南省焦作孟州市）。自谓郡望昌黎，世称韩昌黎，因谥文，又称韩文公。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，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。唐宋两朝，乃中国文学的最最黄金时代，文人如满天星斗，璀璨夺目，作品如大海涌涛，波澜壮阔。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中，选了韩愈，柳宗元，三苏，欧阳修，王安石，曾巩这八位，为大家，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？我们知道，诺奖每年一个，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，就选了这八位，平均下来，每一百年才有一位，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，等于得了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。首席韩愈，成为“百代文宗”，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。

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，你读过古文吗？如果他点头，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，知道唐宋八大家，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，最起码的文学常识。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，你知道诺奖吗？如果他点头，你要是让他一口气，不查资料，不点谷歌，能说出八位获奖者的名字和代表作，估计张口结舌者多。

唐宋八大家的说法，始自明代，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，编了一部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，一直为世人所首肯，延续至今，无人异议，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。近年来，追求不朽，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，一些还健在的，有点子成就的作家，一些刚逝世的，有点子名望的作家，便有人来不及地为其盖庙建祠，树碑立传，香烛纸马，供奉鼓吹，以示不朽。其实，文学史这把尺子，以数年、数十年计，而不是数百年来测量不朽，往往是不准的。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以来，从轰轰烈烈，到一蹶不振，从光芒四射，到了无声息，一串一串的大师，一出而出的闹剧，一批一批的不朽，一堆一堆的泡沫，都是我们大家躬逢其盛，亲眼目睹过的。

如今，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，又称韩文公庙，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。唐代文学大师的庙，到隔朝宋代才修，说明古人对不朽一词的慎重。这座宋真宗咸平二年（公元999年）兴建的庙，离韩愈逝世的唐穆宗长庆四年（公元824年），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时间跨度。是真金白银，是废铜烂铁，是骡子，是马，经过两百年的过滤沉淀，朽或不朽，自有公论，板上钉钉，毋庸置疑。由此来看，肉眼凡胎的我们，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，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，再加之炒作，起哄，鼓吹，抬轿，云山雾罩，扑朔迷离，薰莸不分，泥沙俱下，弄得读者无所适从，莫衷一是，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，看得透的。所以，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，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，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同行，自封不朽，贻人笑柄，人捧不朽，更是笑话。再说，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，需要趁热吃，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！该不朽，谁也挡不住你不朽，不该不朽，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，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！

韩愈这个名字，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其来有自，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。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，可曾有创新、领先、走在时代前面、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？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吗？如果回答为NO，这种一厢情愿，以为树一个牌位，挂两张旧照，放几本著作，存

数册手稿，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，那也忒自作多情了。

唐代的古文运动，说到底，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，所以又称之复古。不过，韩愈并非全盘照搬的复古，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，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。虽然他主张“破骈为散”，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、扬雄的自然质朴的文体，但他更主张“师其意而不师其辞”、“言贵独到”、“能自树立”、“辞必己出”、“文从字顺”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。然而，去陈出新，谈何容易。所以，他在《答李翊书》里说，创新是“戛戛乎其难哉”的事情，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，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，保守思想的接纳，而是被抵制、被非难，甚至受嘲笑、受打击。但他坚信，只要能够“处心有道，行己有方”，顶住压力，冲锋陷阵，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，在他看来，只要“用则施诸人，舍则传诸其徒，垂诸文而为后世法”地坚守阵地，倒下再起，总是能够荡涤浮华，扫尽艳丽，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。

韩祠建成以后，又数十年，对韩愈崇拜之至，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，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，现在，在潮州韩文公祠里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。其中赞他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”。以及“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复归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”评价之高，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宋人司马光在其《答陈师仲司法书》中说到韩愈，“文章自魏晋衰微，流及齐、梁、陈、隋，羸备纤靡，穷无所之。文公杰然振而起之，如雷霆列星，惊照今古”，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。

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里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，有过一番讽刺：“韩昌黎之在北宋，可谓千秋万岁，名不寂寞矣……要或就学论，或就艺论，或就人品论，未尝概夺而不与也。”

其实，北宋追捧韩愈，是一种必然，北宋立国，到真宗、仁宗之际，适与陈子昂《登幽州台》问世时的唐代，从贞观之治，到武后临朝，同处于盛世光

景的辉煌中。因此，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，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，遂成迫切的要务。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学，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，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，可谓乌烟瘴气，不成气候，与前朝的“梁陈宫掖之风”，浮艳骈偶之文，有得一拼。于是，以韩愈为样板，欧阳修、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，加之司马光、王安石、三苏、两曾的创作实践，使文学重归正道。唐宋八大家（唐二宋六）证明宋代散文进步于唐。

北宋的诗文革新，也是在阻力多多，障碍重重的进程中前行。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，主持进士考，选了苏轼、曾巩一批务实的，不作花哨文字的新秀，而将时望所归的好浮艳，尚华丽，讲形式，乏内容的考生除外，因为他们的文章绣腿花拳，华而不实。欧阳修本意，希望通过提倡什么，反对什么，来促进一代文风的改变。结果，事与愿违，开封城里，竟引发了一场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。在官道上包围住主考大人，兴师问罪，幸亏当时不兴扔臭鸡蛋，摔西红柿，否则，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“及试榜出，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。器薄之士候修晨朝，群聚诋斥之，至街司逻吏不能止。”（宋·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

由此可以想象，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心理，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，出于同志式的知心，战友式的敬意，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也将韩、欧一体而论：“文章涉晋、魏而弊，至唐韩愈氏振起之。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，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。挽百川之颓波，息千古之邪说，使斯文之正气，可以羽翼大道，扶持人心，此两人之力也。”不过，即使在北宋，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，溢美夸饰，不绝于口的同时，也有清醒者，既认可他，肯定他，也看到他的不足，他的欠缺。譬如司马光在《颜乐亭颂》中说：“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，如市贾然，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，又好悦人以铭志，而受其金，观其文，知其志，其汲汲于富贵，戚戚于贫贱如此。”譬如欧阳修在《与尹师鲁第一书》中说：“前世有名人，当论事时，感激不避诛死，真若知义者；及到贬所，则感感怨嗟，有不堪之穷苦，形于文

字，其心欢戚，无异庸人。虽韩文公不免此累。”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，历史看一个人，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，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，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，年代愈久，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，愈被强调；时间愈长，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，愈益虚无。

于是，后人只记住“千秋万岁，名不寂寞”的韩文公，而不在意“或就人品论”其实“无异庸人”的韩昌黎。

韩愈一生，最有影响，最为风光的一件事，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古文运动；最为英雄，最为知名的一件事，为“忠犯人主之怒”的谏迎佛骨事件。唐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年），佞佛的宪宗李纯要将法门寺的佛骨，迎至长安，供人敬奉。出于捍卫道统，出于尊儒排异或出于自我感觉良好，此前一年，“公以裴丞相请，兼御史中丞，赐三品衣，为行军司马，以功迁刑部侍郎”（见《年谱》），韩愈上《谏迎佛骨表》：“佛本夷狄之人，与中国言语不通，衣服殊制，口不道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行，不知君臣之义，父子之情。”“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诸水火，永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代之惑。”李纯阅后大怒，批示付以极刑。幸亏丞相裴度为之缓颊，保住了一条命，流放广东潮州。

从此，人们记住了上书“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，由此观之，佛不足信，亦可知矣”的铮铮铁骨，记住了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的悲壮诗篇，然而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时，却与和尚们交往频密。令人不可理解的，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里，老衲出入门庭，小僧趋前奔后，而且据宋人朱熹说，那都是些酒肉无赖之辈，就不知这位非佛主义者韩愈所为何来了。到了潮州以后，又与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师，结为莫逆之交，书来信往，甚为投契。钦慕之，服膺之，连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拒佛，“其论至于理而不精，支离荡佚，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”，所以，东坡先生为了他心目中一个完整的，而不是人格分裂的，自相矛盾的韩愈，断然声言韩的《与大颠书》为伪作，“退之家奴仆，亦无此语”。

其实，人有长短，物有好坏，君子心里有小人的因素，伟人身上有痞子的影子，高尚的人未必不卑鄙，而王八蛋也许并非一无是处，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复杂世界。虽然，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将复古重儒的韩愈，在孔庙配享的排位，列于孟轲之后，等同于圣人。但圣人并非完人，他发配到潮州以后，巴结，甚至马屁大颠法师，是否期待这位大德高僧，影响那位佞佛的唐宪宗，而对他被贬的政治处境，有所改善呢？按他当年“三书抵宰相求官”的脸皮厚度，未必会不存此心。

韩愈终于登上华山，在其《答张彻》诗中，有“洛邑得休告，华山绝穷陉”句，用他最害怕的这个“穷”字，来形容他的华山之行，可见对这次旅游，想起来后怕胆战的场面，犹耿耿于心。那天，到达华山最高峰后，定睛环视，千峰壁立，万丈深渊，立刻头晕目眩，魂飞魄散，面如死灰，像散了架似的，颤抖不已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上山时，只看到脚前方寸之地，尚可勉为其难地行走，下山时，那脚下却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途，往下，深不可测，往远看，云雾缥缈。稍一不慎，滑跌下去，连尸首都找不着。想到这里，腿肚抽筋，浑身凉透的四门博士，哪敢再走一步。精神崩溃的他，完全失控，赖在山顶，竟放声大哭起来。据唐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：“韩愈好奇，与客登华山绝峰，度不可返，乃作遗书，发狂恸哭，华阴令百计取之，乃下。”

传世的韩愈肖像，很是庄严肃穆。据五代陶谷说，弄错了，那是南唐韩熙载的画像，因两人都姓韩，都官至吏部。真假姑置勿论，但如此一位准圣人，一脸眼泪鼻涕，该是一个什么德行？

世界复杂，人更复杂，从出生到死去，自始至终，处于矛盾当中。因此，这个矛盾的组合体，有其长，必有其短，有其优，必有其劣。文人，只是多一点掩饰装扮的功夫而已。所以，看人，要懂一点两分法，而看文人的话，尤其那些大师，则必须一分为二，千万别被他们唬住。

原载《文学自由谈》2013年第3期

文章大家毛泽东

梁 衡

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。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，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，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，这笔财富有待挖掘。毛泽东说，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，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，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，毛笔、钢笔、铅笔，笔走龙蛇惊风雨，白纸黑字写春秋。那种风格、那种语言、那种气派，是浸到骨子里，溢于字表、穿透纸背的，只有他才会有。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，青史不绝，佳作迭出。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、唐韩柳、宋东坡、清康梁，群峰逶迤，比肩竞秀。毛泽东算一个，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。

思想与气势

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。

陆游说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。文章之势，是文章之外的功夫，是作者的胸中之气、行事之势。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，得有大思想、真见识。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，一是纯文人，一是政治家。纯文人之文情胜于